祭父文

作者：
孙飞

2020年农历鼠年，无论是国家还是我们全家，都可谓是一个灾难之年！对于国家，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毒蔓延，造成举国恐慌，14亿人宅在家里严防死守，出门医用口罩“一罩难求”，八万多人被病毒感染，三千余人失去生命；对于我们家庭来说，2月16

日，农历正月二十三，父亲在这一天的凌晨2时许的本命年，与世长辞，永远地离开了我们，享年85岁！当然，父亲不是死在疫情，而是在耄耋之年忽然离世！

父亲出生于1936年12月25日，农历丙子年腊月十二。生前曾分别担任过林场司务长、会计以及国家在农村设立的第一批耕读教师。在世时，父亲秉持“吃亏是福，与世无争”的人生理念，在担任林场司务长、会计期间，一贯坚持公私分明、不贪不占的原则；在担任教师期间，始终不忘“教书育人、知识改变命运”的初心；在持家育儿方面，和母亲相濡以沫、和美与共，在人多劳少、国民经济极度匮乏的年代，仍传承“诗书传家远，忠孝继世长”的家风，含辛茹苦地供我们读书上学、并拉扯到大，培养成人。现我们兄妹早已相继成家立业，二老衣食无忧，正乐享晚年之际，父亲却没有预兆地、仅几天时间就撒手西去，甚至连一句话也没留下就匆匆走了！

使我不安的是，因疫情“非常时期”，加之当天白天下了一

整天的鹅毛大雪，弟、妹都在父亲身边陪护，而作为长子，我却没能在父亲闭眼前在身边陪护，虽然父亲去世后，天亮及时赶到父亲身边，并于父亲下葬后在故乡守孝半个月，但我总觉得心里深感歉疚！

值得欣慰的是：父亲去世没有受到病痛的折磨，走得很安详，脸上没有一点痛苦！

父亲一生做人清清白白，做事吃苦耐劳，从不给儿女及乡邻带来麻烦，去世也是静悄悄地归去，没有给儿女增添任何精力和经济上的负担，即使临终前一天，父亲已不能讲话，母亲和大妹为他换衣服，他因有小便，虽不能言却用手退下新裤子，以防给家人带来麻烦！

也许是父亲在世时的品德和为人感动了上苍，就在父亲临终时，整夜普降大雪；去世后的父亲“头七”当天，又下了一夜的雨。乡邻们在母亲面前都说：“孙福同（父亲姓名）真是有福气的好人呀，在世时行善积德，去世后连老天都为他戴孝、洒泪！”

我是一个无神论者，从不相

信迷信。但父亲去世后有些细节一直让我不解，也许是巧合，抑或是感应。比如说，在父亲仙逝的当夜凌晨2时许，平时很少做梦的我，当夜忽生一梦，有一股旋风直冲我的卧室，挡也挡不住。当天凌晨7点，小弟就打来电话，报告父亲凌晨2点多走了！

其次，接到报丧的电话，我和弟媳、侄儿及妹婿一行五人从泗洪匆匆驱车回包集老家奔丧，按“非常时期”防疫规定，外市车辆不得通行，否则，将被强行隔离14天。在封桥封路的情况下，我们一行却意外地通过便桥一路绿灯地及时赶到老家奔丧！

再次，根据农村迷信风俗，人死后，其灵魂将在某时“还家”，根据阴阳先生推算，父亲将在阳历3月1日（农历二月初八）夜晚戌时“还家。”这天晚上7时前，二弟媳妇准备了四碟下酒菜，放在当门地小桌上，又放两个酒杯、两双筷子，儿孙辈将在桌腿上“贴纸”，谁能将黄纸钱贴在桌腿上不落下，就证明逝者生前最疼谁。那天我们兄妹6人和2个侄儿，晚上7时准时围在四

条桌腿前小心翼翼地贴纸，口中念念有词地分别喊着“我爷(父亲)接纸咯!”“我爹接纸咯!”可是，每人虔诚地贴了约10多分钟，都总是随贴随落。这时，大妹口中念叨：“这要贴到什么时候啊!”话音刚落，就听见大妹放声大哭道：“我爷来接到纸了!接到纸了!”我们寻声望去，只见一张黄纸钱稳稳地贴在桌腿的上半部，迟迟不见掉下来。仿佛父亲在天之灵不愿麻烦和耽误儿孙太多时间!

在父亲去世的悲痛日子里，我的血压一直居高不下，吃药也收效不大。那些天，总是心神不宁、昏昏沉沉，真是食不甘味，睡不安寝!守孝期间，偶读《道家传说典故》一书中关于“老聃高论生死”，颇受启发：

一日，老聃忽得家讯，言家母病危，于是报请天子，归家省视。待回到家时，母已辞世。面对茫茫大地上一堆黄土，思想九泉之下母亲之灵，回忆母亲慈祥容貌、养育之恩，老聃悲痛欲绝，寝食俱废。席地而坐，沉思冥想，忽发自己愚钝；顺理追索，恍

然大悟，如释重负，愁苦消解，顿觉腹饥体倦。于是饱餐一顿，倒头大睡。

家将、侍女皆感奇怪，待其醒来，问其缘故。老聃答道：“人生于世，有情有智。有情，故人伦皆和而相温相暖；有智，故明理通达而理事不乱。情者，智之附也；智者，情之主也。以情统智，则人昏庸而事颠倒；以智统情，则人聪慧而事合度。母亲生聃，恩重如山。今母辞聃而去，聃之情难断。情难断，人之常情也。难断而不以智统，则乱矣，故悲而不欲生。今聃端坐而沉思，忽然智来，以智统情，故情可节制而事可调理也。情得以制，事得以理，于是腹中饥而欲食，体滋倦而欲睡。”

家将问道：“智何以统情？”

老聃曰：“人之生，皆有无而至有也；有无至有，必由有而返无。无聃之母及聃之时，无母子之情也；有聃之母及聃，始有母子之情也；母去聃留，母已无情而子独有情也；母聃皆无时，则于情亦无也。人情未有之时与人情返无之后不亦无别乎？无

别而沉溺于情、悲不欲生，不亦愚乎？故骨肉之情难断矣，人皆如此，合于情也；难断而不制，则背自然之理也。背自然之理则愚矣！聃思至此，故食欲生而睡可眠矣。”

众人闻之，心皆豁然旷达。

捧读上文，老聃是悲母辞世，我是悲父辞世，虽性别不同，但理相同也。

此外，我还阅读了圣人孔子向老师老聃“问道”一文，更觉大道至简，心情豁然开朗：

孔丘至五十一岁，仍未学得大道，闻老聃回归宋国沛地隐居，特携弟子拜访老聃问道。

老聃再授孔子：“天地人物，日月山川，形性不同。所同者，皆顺自然而生灭也，皆随自然而行止也。”

老聃又道：“由宇宙本始观之，万物皆气化而成、气化而灭也。人之生也，气之聚也；人之死也，气之散也。人生于天地间，如白驹过隙，忽然而已矣。万物之生，蓬蓬勃勃，未有不由无而至于有者；众类繁衍，变化万千，未始不由有而归于无者

也。物之生，由无化为有者；物之死，由有又化而为无也。有，气聚而可见；无，气散而不可见。有亦是气，无亦是气，有无皆是气，故生死一气也。生者未有不死者，而人见生则喜，见死则悲，不亦怪乎？人之死也，犹如解形体之束缚，脱性情之裹挟，由暂宿之世界归于原本之境地。人远离原本，如游子远走他乡；人死乃回归原本，如游子回归故乡，故生不以为喜，死不以为悲。得道之人，视生死为一条，生为安乐，死为安息。”

孔丘闻之，觉己为鹊，飞于枝头；觉己为鱼，游于江湖；觉己为峰，采蜜花丛。不禁心旷神怡，说：“吾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今五十一方知造化为何物也！”

父亲：永别了！

舔犊之恩，永远难忘！然而，自然规律，天命难违。儿女愿你御风而去，一路走好！愿你在天堂安息！

谨以此文纪念亲爱的父亲

写于2020年3月21日
(农历二月二十八父亲“五七”祭日)